

又见 沧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

杨德昌

YOUJIAN CAI

又见沧海

杨德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见沧海/杨德昌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21-2152-6

I. 又…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807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官超

肖像摄影:陈燕雯

又见沧海

杨德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3 字数 307,000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5321-2152-6/I·1743 定价:2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063782

大海苍茫，一望无际，故称沧海。成语有沧海桑田、沧海遗珠、沧海一粟、沧海横流……，纵观中华文苑，沧海一词俯拾皆是。汉代扬雄曾云：“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中亦云：“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晓沧海。”沧海一词到了晋代陶潜的笔下，就与民族魂连在一起——“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历史再往下写，魏武帝曹操则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志豪情，与杜甫齐名的李白则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抒发出人生的远大抱负，而唐代擅长艳诗并创作了盛名之作《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亦即后来《西厢记》的前身）常用长篇排律与白居易唱和的元稹，则缠绵悱恻地在他的《离思五首》中写下千古绝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然而《又见沧海》却是当代的一个爱国爱家爱情的故事，续今古奇观，写旷世之恋，壮怀激烈否，荡气回肠否，读者品之。

作者题记

序

吴功正

杨德昌兄是我 30 年前的老朋友,可谓故交了。是因文而得以相交,可谓以文会友。他是写小说的,我是搞研究的,道不同,竟然相谋甚深,乃因为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间的交往颇令人匪夷所思,完全不像密友间的来往频繁。他十多年前为书稿来过南京,此后便杳如黄鹤。我猜测,他十多年来肯定到过南京,只是没有跟我联系过一次、谋面一次罢了。但我想,绝不是他不认故交,也不是“一阔脸就变”,这,我敢肯定,不然,何以叫朋友呢。我们相识之初,他还是一个兵,如今,他已是正师级的海军军官了,一身戎装,以已出版面世的几部长篇小说作底气,裹着一股热浪,挟带“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第三代的绕膝之乐,重到金陵,颇为风光也矣!

他突隐突现,时露时藏。露时勃然突然,如云龙,如风鹏;藏时则如雾豹,如冥鸿,寂兮寥兮。现在,终于现了,浮出了水面,且以一部成为他创作道路上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来了。颇有成功者的风姿也矣!

他把从娃娃兵开始到现在的人生最精彩的年华献给了中国海军的辉煌事业。心有千千结,他的心中有着千缠万绕难以解开的海军情结。他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以此为创作题材和审美

对象,他无法离开大海,大海也不能没有这位赤子。他的血管里汨汨流淌的不是血,而是海水。大海哺育了他,而他则用自己五色缤纷的彩笔描述了大海。海和海之子融化合一了。

正是他已成为海之子,他便对海之品性熟谙于心,一翻开他的小说,海的腥味、鸥的叫声便扑面而来。他对海的描述不是浅表的,而是深切的。这不是短暂时间内所能获得的,而是潜入海中几十年,对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遂对海写得如此手笔伸畅。能调动人们相近的生活体验,还能丰富人们所未知而兴趣盎然希望得到的生活体验。他对海的体验是超常的,我还未看到有第二人能超过他的,可谓无出其右者。这构成了杨德昌小说的艺术世界。

因为心中缠绕着海的千千结,诚然,小说部部有海、篇篇有海,但更有审美创作主体的海样的胸怀,杨德昌以海之胸怀塑造着他笔下的人物,宽阔而宽容。

我感到,杨德昌首先是诗人,有很浓的诗人情调、典型的诗人气质。他善于想象、富于激情。于是,他的小说便是以情塑造着人物的灵魂,他善于编排故事,想象和激情的结合便又使得小说情节以情来编织,人物以情来塑造,于是便有那情的恩恩怨怨、爱的悲欢离合。杨德昌属于情性、感性一路的作家。那些难以坐实、推敲的情节最终只能从情性的视角加以解释或理解。

杨德昌写得一手漂亮、流利的硬笔书法,这跟他长期手不停书庶几相关。他的文笔就如同他的书法一样流利,如行云流水,这在佶屈聱牙、文不加点、难以卒读的文风大炽之今天,读杨德昌的文章备感清新,也备觉难得。于今少有此风矣!文坛之衰亦可见矣!

他的小说可读性强,这当然赖于上面所说的行文流畅,同时来自于他所构思的情节扑朔迷离。他笔下有许多难以逆料的情

节,布置了许多难以抖落的悬念,这便吸引了读者,追读下文。这是杨德昌的小说作法,似乎还属于“老派”。然而,“老派”中透出了新色。

《又见沧海》无疑是杨德昌大海系列长篇的一个新进步。大海情结仍在,传奇色彩仍有,但他更善于从美学的角度驾驭时空结构,有时还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必是曾有的实事,却会是曾有的实情。杨德昌虚构了这个故事。他把握当今时代的新走向,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上,在更为深邃的历史剖面上,跳出了海军生活的传统题材,却又在继续扣合大海情节的前提下,大幅度地进行时空摆动。时昔时今,时彼时此。在题材、人物的审美评判上,又始终透溢着作者经过党长期培养所塑造出来的思想精神,经过海风海浪所熏陶出来的品味品格。于是,爱国主义继续成为这部长篇的主旋律,也构合了军旅作家的精神结构。然而,这不是说教,不是“席勒式”的,而是“莎士比亚化”的。我认为,恩格斯当年所提出的“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莎士比亚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的结合”的理论,仍是经典之论。该部长篇又非平铺直叙,而是一波三折,如海浪一样。刚要见面,旋即分开;本来圆满,却被拆散。总之,作者会编排、编织,运用了不少传统的小说美学作法。同时,作者有意让他的主人公们承接着前辈的精神血脉,如林帆之于林则徐。传统与时代相融合,一脉相承。这是作者对这一精神现象的体认和理解。由此,小说中便有了英雄主义的描述和赞颂,关靖波斗鲨便是动人的场景,精移神骇,血涌沸然。

对海的精神、品格的深长体验来自于他长期的生活经历。正如一篇介绍他的文章所说的,他是海军创作队伍中“出海最多,航程最远,续航时间最长的作者之一”。文艺来自生活,这是最基本、最简单、最朴素的文艺理论命题,如今有些生疏了,但它

在杨德昌的创作上却得到了印证,也在阐释着他创作成功的原因。然而,他又不卖弄和兜售生活积累,他提炼着生活。他在前几部长篇中抒露才华,把海描述得情尽意满。他在这部长篇中便收毫敛笔,拿出别的小说中所没有,只有他亲身经历过的最精彩的海涛海景,给了读者,调动起人们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

作为杨德昌小说创作长旅中一个路碑的《又见沧海》,确实体现了他的发展。他是在完成了前几部长篇积累了艺术、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他是在驾驭了古今海军题材的基础上,实现了这次弹跳的。他像深海潜水员,数说着海底世界;他像大海老水手,讲述着各种故事。他善于讲故事,这里又内蕴着他的生活经历。他讲得头头是道,听者则津津有味。引入彀中,难出迷宫。他知识丰富,能让人知所知,更让人知未知。他对大洋彼岸异域风光的描述,可谓逼真如绘,开拓了他系列长篇审美世界的新领域。看来,他对于烂熟的,善作提炼;对于陌生的,能作“速成”。“作诗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他的审美器官相当发达,能准确而迅速地捕捉对象世界,复能加以艺术的描述。他能在短期内达到别人长期所获得或无法获得的生活、审美经验层次,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时空交错,斑驳陆离;历史现实,扑朔闪回。作者有意打破线性结构,有意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形成陌生感和兴趣感。而事件的变幻、镜头的切割,又不生硬凑合,显得从容自如。他于“老派”作法之外,又添“新派”家什,从而铭刻下他辛勤探索的脚印。

有文章介绍杨德昌是“鬼才”,我则认为他是“奇才”。苏北荒原,农家子弟,光脚布鞋,进入部队,尔来数十年矣!从士兵到大校,可谓艰难困苦,备尝之矣!书画、摄影、舞台导演,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诗词歌赋、小说新闻,无所不写,无所不精。主持

设计海军上海博览馆,既能总体谋划,又能身体力行,粗活脏活累活,从不避开,能干而又善做,杨德昌身上有着农家子弟所具备却又经部队熔炉淬过火的特别勤奋、特别刻苦、特别投入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才能切入杨德昌,解读杨德昌。目今,他已是军功累累,奖章闪烁,却没有“小‘富’即安”、功成名就之感,而仍处在进击状态之中,这部《又见沧海》便是其中的一个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他已摆脱了农家的场院意识,具备了大海精神;超越了渔人的舢舨意识,形成了舰队精神。有此,他就会像克服过去的创作缺点一样克服现今的创作缺点。因为大海是最富于流动性的,大海是最能吐纳、反刍、消化一切的!

虽然十多年不通庆吊、音问,虽然我现在仍无暇旁骛,闭影不交外物,惟以学问为务,日日如弩马拉车前行,但故友临门,不应辞命,便欣然为序。

2001年清秋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撰美学和美学史著作有《小说美学》、《中国文学美学》、《六朝美学史》、《唐代美学史》、《宋代美学史》等多部。)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身为国民党海军见习航海长的江中夏赴美国接收“赠舰”,与在美国留学的林帆相恋,回国完婚后参加收复南沙“太平岛”。孰料,驻守孤岛的江中夏救助日本大和磷矿地质工程师小泉春子,一段扑朔迷离的婚外恋情击毁了他与林帆的海誓山盟。

1996年,人民海军友好访问编队出访美国,已成为洛杉矶华人富豪的江中夏意外地与失散的亲人相聚,但是,他却无法解释封存经年的情感谜团。而林帆在家庭婚变之后,却收养了江中夏与情人的女儿,其博大的母爱与人格力量,激人心志,催人奋起。

随编队出访的许天海是我人民海军某导弹驱逐舰舰长,妻子林山是海军某歌舞团演员。这一对伉俪姻缘,却在林山的生父江中夏出现后变得一波三折……

小说情节曲折,矛盾跌宕,海洋氛围浓郁且场面恢宏,不失为作者一部潜心经营的长篇力作。

杨德昌，笔名梦飞，江苏东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军大校，正师级。

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戏剧文学近300万字数面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冷海》、《热海》，长篇纪实文学《炮殇》，中篇小说《司令与海》等。有多部作品在军内外获奖，多篇作品被海外转载并被选为军事范文。



第一章

1

江中夏这一生不缺女人。大多数像露水，像蜻蜓，像一杯Coca Cola引不起他多深的眷恋。让他抱憾终身的女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他离弃在中国大陆的结发妻子，一个是他早已去世的日本情人。

往事难追悔。这都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

如今他已不是“江小开”或“江大公子”，而是人们心目中的“江老太爷”了。年过古稀，不，准确地说今天是他的第73个生日。挂历上指着——1996年5月1日。这是个约定俗成的国际劳动节。员工们都放假了，他觉得也应该善待一下自己，好好轻轻松松。

打45岁离开国民党海军，从台湾只身来到美国，在这个“轮子上的国家”他已经转了28个春秋。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他牢牢记住的只有一句话：别让人抢走你一分钟！摸爬滚打，几乎是从小只茶叶蛋开始，黄道，白道，黑道，什么样的索道都走过，闯荡到60岁时总算拥有了一支环球船队。按中国人的说法，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逢花甲就该金盆洗手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他不能还乡也不愿告老，那位从推销铅笔开始被苏俄

的列宁称为红色资本家的海默博士其创业的经历告诉他,人生六十方开始!还有一个改变了美国零售业的巨子、美国沃尔玛集团的总裁山姆,60岁时还每天仍从早上4:30开始工作,直到晚上,每周至少有4天访问一处配送中心,甚至在凌晨4:00自己开着双引擎飞机,从一家分店跑到另一家分店。山姆和海默都是江中夏的榜样。他竭力仿效誓不停步,将自己的发条上得足足的,一刻不停地运转,力争走向全球,做一个当之无愧的世界级船王。

然而,当今航运业可以说是强手如林,船只空载率甚高,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远东到欧洲航线几乎从100多年前英国人认识东方开始,就一直被“远东欧洲运务协会”(FAREAST ERN-FREIGHT CONFERENCE)所垄断,要想他们网开一面,其难度可想而知。他生来不服输。在亢奋的时候,他的脑门上总是映现着欧美籍船王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奥南希和约翰·拉西斯等等的大名,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凭实力与这些人一决雌雄。但他大多数时间是保持一种清醒,他把通向世界级船王的征途比着一条遍布急流险滩的大江大河,而董浩云、包玉刚、张荣发这些靠经营航运发迹的华人巨富则是为他指向导航的一柱柱航标。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胆大,加上诚信与实干,总算一步一步地经历过来。回转头看,那些商海的风波都像昨夜的一场虚汗,睁开眼,迎接他的却是功成名就的一片曙光。

嘿!任何生意到了该赚钱的时候,那滚滚财源也就像开闸放水挡都挡不住了。终于,洛杉矶有他的泊位,“中国城”有他的茶楼,他成了唐人街上不是“龙头老大”的精神首领。富得冒油,就是孑然一身,没有老婆。

这个世界上没有老婆的人比比皆是。没有人约束也没有人纠

缠，他感到很洒脱很自在，人生三好凝聚成3个大字：船、枪、茶。挖空心思赚钱，钱多了，大数目买船，小数目买枪，余下的喝茶。

先说船。他的船队全部返航归港一艘艘首尾相衔的话，就像一条钢铁长龙起码要阻塞几十里水道，而累积的航线一条条加起来少说也要绕地球百圈，难怪华人航运界有人吹嘘他是后来居上的一个“巨无霸”。

再说枪。爱枪、收藏枪是他的一大嗜好。除了向旧金山华人历史学会捐赠了3枝长短枪外，他还收藏着30多枝世界名枪。一枝斯密特左轮手枪据说是国父孙中山的外国保镖“双枪马坤”用过的。因为年轻时在美国迈阿密海军特种训练营训练过，他也像马坤一样善使双枪，两手的射击速度几乎一样快一样准。来美国之前，他手无寸铁，受过人不少欺侮，为了生存发展和自我防卫，他依据美国“私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的宪法条款，从拥有两枝防身手枪到拥有各种名牌枪支而被人捧为“枪王”。

最后说茶。海外华人都自鸣得意说中国人是茶的祖宗，而他形容，茶是他排遣一切寂寞消除一切烦恼的强力合剂，烦了，累了，醒了，少不了一壶。因此他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做“茶不离”。

今天是他的小生日，按常例先到他独资创办的“中夏茶楼”沏上一壶寿茶，可没。心想，反正过生日24小时全卖给自己了，干脆尽兴玩它一天。

怎么玩呢？一开始准备带枪去射击场打靶，那感觉很能震撼人心，枪一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颤抖，十分的过瘾。可转念一想，太麻烦了，毕竟73岁的人啦，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枕头下压枝袖珍枪，他说是为了镇邪；手指上戴一枚猫眼宝石戒，身边人都清楚那里面暗藏着微型单发弹簧枪，十步之内弹无虚

发厉害得很，他却说只是装饰，玩艺而已。好像实打实地玩枪已经成为他人人生录像中的一种精彩回放。

不玩枪，玩什么呢？他童心勃发想去迪斯尼乐园，尔后再驾驶他那辆白色凯迪拉克前往拉斯维加斯赌城博它一记。

来美国这么多年，买船卖船近似赌博，但真正的赌博他从不染指。嘿！今天就破天荒玩它一天。可又一转念，那赌城的旁边就是举世闻名的美国大峡谷，想到它不由得心头一紧，意志便彷徨起来，立即打消了远足的念头。因为那是他当年与妻子相识的地方。

还是就近在唐人街上小玩玩吧。他想。

刚刚修缮过的唐人街在初夏的阳光下展现出一派珠光宝气。60年代他刚到这儿的那种满目菜叶遍地黄汤的脏乱景象早已不见了。眼前是一个颇富东方风情又带有西方色彩的华埠社会。孔子塑像、关帝庙、中国会馆，那一幢幢飞檐斗拱的古代宫殿式楼房，装饰着对联、牌坊、绢灯、月亮门、财神菩萨和玉如意，让他马上回想起上海的豫园城隍庙。叫他不顺眼的是，喝午前茶的时辰还没到，那些酥腰肥臀脸上抹着厚粉脚指甲涂满蔻丹的卖笑女就已经开始招摇过市，冲他抛着媚眼不时还扬手一个飞吻。

江中夏下意识地捋了一下额角，他知道自己已是满头白霜，一脸老年斑记载着他走过的那些蹉跎岁月。惟一庆幸的是腰不哈背不驼腿肚子还挺有劲，所以西装穿在他身上依然显得很得体，打老远粗略一看，还真能蒙人，以为他顶多不超出60岁。大概那些卖笑女令他扫兴，他“咔嚓”一下将手上的一把白折扇张开，身前身后扇了两下，仿佛驱赶邪气躲避瘟疫似的扭头就走。

沿途的房屋不甚高大，墙壁上刷着眼花缭乱的油漆，漫画式

的图案光怪陆离，斑斓的色块组合中隐约看得出一双多毛的大手揉摸着一只巨乳，乳水呈抛物线向上喷射，下方溅落着一大堆夸张的美元，一个红色箭头指着两行中英文广告——所有金钱全属于你：只须5美元5秒钟和5个“7”字，任何人都可成为百万富翁。气氛十分诱惑。他知道这些建筑物里都设有赌场。各家门前，奇装异服的迎宾女郎挥舞着五花八门的彩票争奇斗艳地招徕赌客上门。他随意在一家门前停下，只见那大理石廊柱上用中英文雕刻着一副对联：“博彩无必胜，轻注好怡情；闲钱来玩耍，重在娱乐性。”这对联颇堪玩味，他将手中的折扇轻摇几下，走了进去。

进门就是一排自动交换机(SLOT MACHINE!)，投入筹码便可涌出数量不等的钱币。

江中夏一笑，当年上海滩的“老虎角子”大概算得上是它的老祖宗吧。环顾左右，跳跃的霓虹灯下一双双贪婪渴求既惊又诧的目光在闪烁。超短裙的女侍者。峨冠佩枪的巡警。满载银箱的小车。一看就有那么一点挑逗引诱而又公平严谨的味道。

大厅正中间有一个“独臂强盗”，那足有两米长的一支巨臂是可以摇动的。侍者告知这也是一架赌博机器，问，要不要试试手气？往它嘴巴里塞100美元，摇中，当场支付300万美元。

他观赏片刻，摇摇头，不想碰运气。信步走进右首一个房间，天花板全是玻璃，安装成不同角度，抬头一望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角落的动静。墙上有显示器供赌客随时查对。一股诱人的赌风像毛茸茸的大手紧紧揣住江中夏的心，他不再走动了。侍者指点牌桌上摆着的一批彩色纸片，说，这当中有一种“基诺”(KENO)彩票，可以在1到80中任选10个数字，猜中5个数字就有奖，奖金是1美元，猜中6个数字得10美元，猜中7个数字得70美元，猜中8个数字得500美元，猜中9个数字即得1900美

元,10个数字全部猜中就中了头彩啦,奖金10000美元。

他觉得好玩,决定试一试。花了50美分买了一摞彩票,默默祈祷一下摸出10张,一张张地猜,意想不到竟然被他猜准了8张。眨眼工夫,500美元到手,不禁有点窃喜。

侍者说,老爷子,你可是财运高照呀,接着再摸一把吧。

他却洗手不干了。他记起前妻曾经给他说过的8个字——宁可无一,不可有二。这8个字伴随他走南闯北驰骋江湖,每每告诫自己凡事不可再来第二次。他颌首一笑,微微一鞠躬,算打了一个深表歉意的招呼,又随手抽出几美元给了小费。侍者见他颇有绅士风度,含笑向他作了请便的手势。他将手中的折扇搭上额角向侍者行了一个注目礼,转身出了大门。

嘿,花几十美分就得到了几百美元,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江中夏悻悻一笑。中国人有句口头语:见钱眼开。他却不以为然。钱,太多了也是累赘也会成为生命的负担。他之所以滚雪球似的一股劲发展他的环球船队,赚钱买船,买船赚钱再买船,完全是一种人生的寄托。

他出身于航运世家,先祖曾经跟随过郑和七下西洋,父亲是航运巨商,而他曾是蒋介石通令嘉奖的航海官,他一生矢志航海,命运中离不开船。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财产过亿富甲天下又有什么用呢?父亲,在他撤离大陆不久被共产党镇压了,家族亲人已荡然无存,妻子早在1949年就与他分手,那位日本情人也歿于难产,留下一个女儿但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

这一切均是拿钱换不来的。

他想开了,已经草拟了一份遗嘱将财产三等分:一份设立航运基金会,奖掖业余航海志愿者和横渡大洋的功勋船长;一份捐赠慈善公益事业;一份用于继续寻找女儿并转让她的儿女继承。而他的“中夏茶楼”则作为旅居海外的一种纪念和对侨胞们的一